

抗日战争时期

永清县惨案汇编

中共永清县委党史征编室辑印

本部编辑为王桂生  
撰稿 王桂生  
李金炼  
高丽生  
王桂林

1985.8.7

## 前 言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芦沟桥的炮声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。同年九月十四日，日寇在飞机、大炮、坦克的掩护下，突破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二团防线，渡过永定河，进入永清县境内。自此，灾难深重的永清人民开始经受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。八年里，日寇恣意烧杀、奸淫、抢掠，制造了数十起惨案，屠戮我无辜百姓近三千人，欠下了一笔又一笔的血债。

血沃神州，人天共愤，苦难岁月，历代休忘。为此，我们调查了三十余村，访问了昔日的幸存者、目击者、知情者二百三十多次，我集到近三十万字的惨案史料。经整理，编选了这部《抗日战争时期永清县惨案汇编》。

本汇编选入惨案二十篇，依时间顺序编辑

成册。愿它对于“回顾历史，教育后代，振奋精神，走向未来”有所裨益。

编 者

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

## 目 录

1、仙人桥惨案.....	(1)
2、东下七村惨案	
——吴云侠的回忆 .....	(4)
3、王庄惨案.....	(6)
4、辛立村惨案	
——韩子良的回忆 .....	(9)
5、老君堂惨案.....	(11)
6、白堡惨案.....	(14)
7、徐官营惨案.....	(17)
8、华圈惨案.....	(22)
9、石家营惨案.....	(25)
10、南岔口惨案.....	(30)
11、乔家营惨案	
——两位目击者的回忆.....	(33)
12、义井村惨案.....	(37)

## 13、白庙惨案

——五位幸存者的回忆..... (39)

## 14、鲁家窑村惨案..... (43)

## 15、屋瓦辛庄惨案..... (47)

## 16、杨迁务村惨案

——杨玉芹的回忆 ..... (54)

## 17、西下七村惨案..... (55)

## 18、大强村惨案..... (57)

## 19、北岔口惨案..... (60)

## 20、韩村惨案..... (66)

## 仙人桥惨案

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傍晚，日寇先头部队开至仙人桥村。此前，国民党五十三军一部，曾由东南方向进抵该村。百姓们以为有中国军队抵抗，日寇就进不来村了。然而，该部一枪未发，于日寇到前半小时撤往迁民屯一带。

晚八时许，日军为免遭中国军民的袭击和反抗，未放一枪一炮，悄然地开到了仙人桥村北。当探明村内情况后，突然入村，逐户搜查。鲍玉田和父亲正坐在院里乘凉，只听“喀嚓”一声，梢门被推倒了。月光下，一大群日本兵涌了进来。鲍玉田忙躲进小棚子里，一个日本兵把他揪出来，推进屋，抬手就是两刺刀。鲍玉田躲闪着，搜腿就往门外跑。跑到院里，一群日军忽地围住了他。一个日本兵嘻笑着，掂着半块黑糊糊的烤鸡硬住他嘴里塞。另

一个日本兵戏谑地递来支香烟，嘴里嚷着：“大八勾地”。鲍玉田正不知该怎么应付，“啪啪”两记重重的耳光打在了脸上。鲍父赶快过来央求说：“这是我儿子，长官饶命吧。”一个日本兵往墙头上一指，喝令鲍玉田“开路”。鲍玉田慌忙窜上墙头，往外就跳。这时，日寇“当当”朝他射来两枪，但未击中。他向房后跑，院外的日军向他打来一枪，击中右臂。

张永的母亲怀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孩坐在屋里，一群日军闯进来，把母女俩当成了活靶子打。张母拼死护住孩子，自己的前额、肩膀、脖子、脸等部位中了六处枪伤。日寇仍不肯罢手，对准张母怀里的孩子，当地又是一枪，子弹穿透孩子的胸部，射进张母的心窝。女孩当即死亡，张母也昏死过去。

抗战 鲍玉川躲在家里，被日寇抓住，捆了手脚，头朝下，活埋在院外的一个旧菜窖里。前仲和村刘云的女儿逃难到王德家，日军搜查时

她逃往村东，恰被过路的日军大队撞见，浇上汽油，把人活活烧焦，后又被日军马踏车碾弄得肢离体碎。本村张殿文、外地打坯的杜凤文，杜凤江，大良村徐家爷儿俩，还有曹家务等外地的共七人，先后被日寇挑死在孟家小水坑里。据目击者说：当时小坑水都成了红色，上面漂着肠子和肚子，发着冲鼻子的血腥气味儿。

鲍怀三和他的两个儿子被日军抓去挑水、饮马，伺候了一天一夜。十七日晨，又窜来一股日寇骑兵，将鲍怀三父子三人抓住，带到苑家门前，扒光衣服，拴在马脖子上，拉到老君堂村北，用刺刀挑死了。家中抛下老少俩寡妇、一个十三岁的女儿和一个不满八岁的儿子，无依无靠，落得乞讨过活。

自九月十四日夜至十七日上午，日军陆续经仙人桥南去。其间，凡被日寇抓住或者见的，多惨死在刺刀和枪弹之下。

这起惨案，计杀害我无辜百姓三十二人。

遇难者年龄最小的不满周岁，年高的已是近七旬的老人。人们提起日寇此次暴行，至今记忆如昨，历历在目。

## 东下七村惨案

——吴云侠的回忆

我叫吴云侠，今年七十五岁，闹日本那年我二十七。

民国二十六年夏历八月初十后半晌，日本军队从曹家务过河。我们听说日本兵过来了，一家人就往南跑，跑到雷家营亲戚家，就住下了。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奶奶。

八月十二日傍黑儿，我公公鲁万福跟全家人说：“咱老待在这可不行，你奶奶在家不知是死是活，咱得回去看看，这阵儿日本也许过去了。”当时我公公就带着我丈夫鲁新、叔公鲁万生、婶婆和她的两个孩子一块回家来了。

那时我年轻，又是兵慌马乱的年月，公公不放心，没叫我回来，把我留在雷家营亲戚家了。

他们爷儿几个到了东下七村南，见日本还打东下七村东往南灌，就藏在谷地了。过了会儿，日本兵差不多过完了，就是鲁家窑村西南还有不多点儿队伍。我们村大变的妈觉着日本兵都走了，就在地里“大变、大变”地嚷他闺女。日本兵听见有人嚷，又来了个抹头回，在庄稼地里乱端，一下子把我公公他们六口都端出来了。听说十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把他们围起来，孩子吓得哇哇直哭，大人们也吓得不得了。一个日本兵照我公公脖子上就是一刺刀，接着又照肚子上扎了一刀，我公公疼得嗷地一声倒在地上死了；另一个日本兵照着我们孩子他爹的肚子连扎了七刀，我们孩子爹也死了。随后又挑死我叔公。婶婆怀里抱着个一生日多的小闺女，跟她那六岁的小小子一块跪在地上哭着直央告，那惨劲儿就甭提了。可是日本兵

不理那茬儿，还是给了她们娘儿仨一人一刺刀。

日本走了，收尸的时候，见那小小子还有点气呢，活了活不了也得恩养着哇，赶一饮他水，前边喝后边漏，很快也死了。

别看日本没进我们村，光这一过，我们老鲁家连老带少一共六口哇，全叫他们给宰了，你说这东西多万恶呀。要不我常跟孩子们念叨：“这些个事儿，你们得记着，你们过上太平日子了，吃饭可别忘了种谷的。”

## 王庄惨案

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，日寇先头部队二百余人于傍晚到达王庄村。村里群众事先听到枪声，大部转移到青纱帐里隐蔽。敌人从北口闯进村后，端着刺刀挨户搜查，逢人就抓，见东西就抢。天黑后，日寇进驻村内，村周围布满岗哨。村外隐蔽的群众无法回村，只好在野地里度夜。

次日凌晨，日寇对被抓群众突然开始了血腥屠杀。

驻王庄后街的日军，把杨德山、王全友、王玉和等十二人带到杨德山院内，逼着人们跪在地上，用东洋刀砍了头。尸体横三竖四躺倒一片，鲜血印红了半个院子。西街王大秃新死了妻子，抱着个不满两周岁的孩子被日军抓住了。日军逼他带路，见他不答应，便上前抢过孩子摔在地上。大秃分开日军，向孩子扑去。日寇气得呀呀怪叫，一刺刀将大秃挑死在墙上。年过花甲的石珍、石玉，侍俸日罩一个通宵，也被砍死在家门前。就这样，十七名群众有的被砍了头，有的被剖了腹。

躲在村外的人们，听到村里传来阵阵惨叫，知道亲人遭害，都把牙咬得紧紧地，心中充满仇恨，泪水布满了脸颊。上午八时，村里静下来，人们以为日军走了。突然一阵轰响，七八架飞机从北向南盘旋侦察，人们在青纱帐

的掩蔽下，纷纷向远处转移，部分群众趴在原地未走。这时，村里日军一齐出动，在村周围的青纱帐内开始了梳篦式搜索。庄稼地里，不时地发出声声惨叫。

日寇发现了藏在村西谷地里的于三，上去一刺刀捅进了他的肚子里。日军见于三抓住枪杆不放，便扣动扳机，“呯”地一枪，把他打死在地上。另一个日寇朝躲在一旁的王志刚刺去。王用手一挡，刺刀扎在了胳膊上。接着日军又抽刀刺来，王就地一滚，刺刀刺中大腿，昏死了过去。刘花、吕和尚、王常青等人藏在村南玉米地里，见日寇扑来，爬起就跑。日寇端起机枪一阵扫射，几人全被打死。王仲春、王子路父子两人刚从村里逃出，迎面撞见了一群搜查的日军，儿子被挑死，父亲被砍了头。

中午，日军离村西去。人们陆续回到了村内，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腹仇恨，掩埋了亲人的尸体。

这起惨案，三十二户的王庄村有二十户受害，其中四户被杀绝，三十八名群众被杀死，三人受伤。

## 辛立村惨案

——韩子良的回忆

我叫韩子良，是北大王庄乡辛立村的，今年六十二岁，事变那年我十四岁。

民国二十六年夏历八月十一吃早饭的时候，日本队伍打北大王庄来，经过我们村西口的南北道，奔于林屯。我们村的韩桐，叫日本兵抓去带道，走到迁民屯村后头，给打死了。大溜儿日本队伍奔了子林屯，百十号日本兵洼在我们村了。

听说来了日本队伍，大伙跑的跑藏的藏，来不及跑或是没藏严实的，叫日本兵吼住就给宰了。我们村韩珍，那年六十多岁，是个残废人。听说来了日本兵，就出院往南走，走不多

远，就叫鬼子拿枪打死了。肖玉呢，日本兵一进街，他家的狗汪汪直叫唤，肖玉开门轰狗去，一下子正叫日本兵堵在门口儿。一个日本鬼子“梆”一枪把狗打死了，接着又一枪，把他也打死了。贾宝洪的媳妇带着两个孩子钻进了秫秸攒，日本鬼子进院时见秫秸直动，当地打了一枪，一个枪子儿打死了娘儿仨。

这帮子日本兵在村里可反腾欢了。他们到住家主屋里胡拾翻，衣裳啊，被褥哇，粮食什么的给你倒在当院里；锅盆碗灶都给你砸巴了。还把逮来的小鸡子，用铁丝穿着搁在火上烤，烧得半生不熟，糊吃焦野地把毛一撕巴，带血吃。鬼子折腾了一天，到日平西才走，奔于林屯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大伙给贾宝洪家里的抬棺材去，正好又一拨子日本兵打村西口进街。抬重的霍玉林跟他侄儿霍忠叫日本兵打死了，曹文斌、孙绍荣也是抬棺材被打死的。孙广亭背着

他妈妈跑到莫家桥子那，碰上了日本兵，把他们娘儿俩都打死了。外村死这的还有几个：北大王庄的李永林，他在我们村里大车底下藏着来，叫日本拽出来，送到村北，打死在壕沿外头了，我逃难回来现哩的。郭家务我外甥子孙秋，死在我们村前了。还有北营的一个。八月十三，我逃难回来，见他们找了个死尸抬走了，是男的，不知叫什么。

十二这天，日本兵漓漓拉拉地过了一天，黑夜也没住下，到十三就都走净了。

日本队伍打这一过，我们这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就死了十口，外村的三口。

### 老君堂惨案

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黎明至十七日午，日军大队经由老君堂村，顺大路陆续向南开去。其间，杀害该村村民十八人，逃来的难民三十人。